

神奇的玉龙山

杨世光



神 奇 的 玉 龙 山

杨 世 光

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存沛

封面设计：刘绍荟

神 奇 的 玉 龙 山

杨 世 光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7 $\frac{2}{3}$ 字数：126,000
1984年9月第一版 198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10116·992 定价：0.70 元

序

玛拉沁夫

滇西北的丽江地区，是纳西族人民聚居的地方。丽江，象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石，镶嵌在玉龙雪山的“衣襟”上。那里奇迹般地长着一株四百多年高龄的大山茶树，每年花期中在它枝头上，要开放出数万朵茶花，如云似霞，素称万朵茶。

万朵茶，它硕大，令人赞叹；它艳丽，让人流连；它火热，使观赏者心潮顿然沸腾；它清峻，教人联想起纳西人所经历的艰辛岁月与美好时日……

万朵茶，就是纳西人的真切形象！

纳西族只有二十多万人口，强悍、勤劳，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纳西人培养出本民族的作家、艺术家，他们用自己的彩笔，为我们描绘出纳西族人民多彩多姿的生活画卷。其中有一位专事散文创作的能手，他

就是这本散文集的作者、纳西族年青作家杨世光同志。

杨世光大学毕业后，就回到了故乡，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他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熟悉故乡的风情与人事，且又具备了中国散文创作的坚实功力，所以在他不算太长的创作生活中，为我们创作出不少散文佳品，他已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中为数不多的散文作者之一。

我们从杨世光的散文中，不难看出作者的创作追求，即学习与继承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与技法，但又不止于此，他独具匠心地熔历史、风情与时代风云于一炉，上溯神话传说，旁引史实经典，终却落笔于现实生活，从作者为我们展现的五彩缤纷的诗天画地之中，使我们领略到纳西族人民心灵的美、丽江山水花草的美、社会主义生活的美。作者的心是热的，笔端也是热的。热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爱中发出的。杨世光同志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社会主义生活，这爱从他笔端中喷涌而出——在创作上他迈着坚实而勤奋的脚步。对这样一位年青作者，我们寄予热切的期望，是一定会有结果的。

散文是很不容易写的。散文象诗，同诗一样隽秀，但比诗更自由、更充实，散文王国的领土面积比诗更为宽广。散文又象短篇小说，但比短篇小说更重情、重意、重文字。读了杨世光同志的散文，我对自己上述观点，更增添了信心。

诚然，杨世光同志是个新手，他着意在作品中体现自己的创作追求时，似乎应当对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了解得更全面一些。譬如说，当他尝试一种艺术追求时，如何避免表现方法的单调？是否对创作中的角度、侧面、方位的取舍与变换，有所忽略？散文与其它形式的创作一样，根据题材、意境、立意的不同，所采取的角度、侧面、方位以及语言、手法等都应有所不同，有所变化。创作最忌重复。重复自己和重复别人都是重复。写散文，要有几套笔墨，依据不同的描写对象，变换不同的笔墨，让作品永远保持清新的艺术魅力。杨世光同志，让我们以此共勉。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

目
录

序

玛拉沁夫 1

神奇的玉龙山	1
玉龙春色	12
虎跳峡散记	27
玉泉赋	37
新星，从文笔峰升起	42
玉峰山茶	55
泸沽湖，晶莹的金杯	62
流银泻乳白水台	76
纳西三月会	82
历史的儿子	87
梅画	96
古栗青青	103
——记纳西族第一代女作家 赵银棠	
药乡神话	110
甜蜜蜜的茨满梨	119
披星戴月	128
失落的色彩	134

鱼神	141
虫草奇踪	152
摩梭婚礼	162
哦热热	168
檀香	176
雪谷鸟音	183
口弦琤琤	188
雪山殉情	198
夜石林	211
巍巍长城	218
樱花	226
峡谷幽兰	233
飞的民族	242
鹿城画手	249
歌节拾趣	254
红豆之思	264
后记	268

神奇的玉龙山

时间倒流，历史回转亿万年：我看见一个刚劲的胚胎在中缅大地槽的母腹中勃勃跳动，中、古生代的海潮在它外侧嬉戏，一阵阵把腹壁冲洗、淘磨，发出“哗哗”的巨响，仿佛是在呼唤它：“出世吧！出世吧！”果然，在喜马拉雅巨人巍然站立的同时，它纵出母怀，崛起向青空，骤疾上升，直至身高五千九百米，直至公元一九八〇年，仍在不停地上升、上升……①

这就是横断山脉之南银雕玉塑般的丽江玉龙雪山！

提起它，我就想到元人李京的诗句：“丽江雪山天下绝，积玉堆琼几千叠。足盘厚地背摩天，衡华真成两丘

① 据地质学家研究，玉龙山原属中缅大地槽之一部，于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时崛起，至今仍在升高。

垓。”驰名神州的华山衡岳，与盘地摩天的玉龙山一比，不过成了小丘矮垓，真是一笔而把玉龙山的雄姿勾勒无余。玉龙山南北长约三十五公里，东西宽约十二公里，指天拔地，巍峨磅礴。十三峻峰，终年戴雪，如排筭列剑，直插苍穹，经蓝天碧幕的衬托，皎如晶玉，势若矫龙，故而得名“玉龙山”。我们纳西话称“吾鲁”，兼有银龙、银石之意。特别是主峰“扇子陡”，刀削斧切，高冲云汉，如银盔玉甲、威武刚强的将军虎视千里，镇慑边陲。明人徐霞客游滇，刚进鸡足山，便看到“雪山一指，竖立天外，若隐若现”的奇观，足见其巅之高，其辉之远。清朝雍正年间镌刻在玉湖崖壁上的“玉柱擎天”四大字，正是玉龙主峰的绝妙写照。对于这个大地的骄子、天然的尤物，明清以来的众多墨客莫不为之倾倒。有的叹其峭绝：“绝顶星河转，危巅日月通”；有的奇其瑰美：“瑶岛飞来”，“灿如白芙蓉”；有的述其神话：“仙杖禹碑依稀列”，“疑有玉女偕金童”；有的撰其物候：“山高晴亦雪，风急暑犹寒”；还有的赋之以人格：“白首丹心御大风”……实在可以集成一部《玉龙吟》。

我自小生长在玉龙山下。年年月月，白天

黑夜，一出门，一开窗，就看见它。四季推移，阴晴交替，山色变幻无穷：时而雾蒸云奔，乍现乍隐，宛如云托龙飞，龙跃云中；时而烟雨迷蒙，山天混沌，似仙宫琼阁高深莫测，神秘奇奥；时而帷幕尽开，晴空碧透，众峰如洗，银彩晃目，仿佛打开了巨型百宝箱；时而云带束腰，云帽箍顶，恍如挺拔秀气的小伙；时而漫天飞雪，遍野涂脂，又似绝代美人拖着雪白的纱裙，翩翩起舞。就是在一天之中，也有多种变化：黎明前，峰影尚暗，而峰尖早染曙曦，有如一盏天灯，流光闪烁；既晓，雪日交映，金碧辉煌；傍晚，文霞缤纷，雪峰抹丹，冰谷涂金，如火焰迸腾；入夜，月色蒙蒙，雪色溶溶，梦境般扑朔迷离，呵，它也在做梦呢！

那是春光明媚的五月。我们游过南麓的玉峰寺，饱览了那株古干虬枝、繁花如霞、已有四百余年高龄的茶花之王——“万朵茶”后，折步北行，来到“雪精融玉液，冰骨酿珠浆”的白沙玉湖。湖广半里许，清莹可鉴。湖畔松青柏翠，雪峰孤擎。满湖倒影悠悠，蓝天、云彩、雪峰、树影、羊群……，仿佛沉淀在湖底，爽明朗秀，雅致幽美，据说在倒影中可以看到雪山马鹿飞跃的影子。这就是著名的玉龙十二

景之一：“玉湖倒影”。由此驱车东行，再转北向，进入东麓空阔的干海坝，骤间群峦接踵，雪脉绵亘，拥出一堵宽达四五里的巨大的银墙玉屏，无比壮观。犹如一幅宽银幕，奇景迭出，目不暇收。从鬼岩怪石之间，择路攀援而上，冰层愈来愈厚，乃至渐渐发暗而呈绿色。雪不白而绿，实为奇观，平生第一次见到。这就是玉龙十二景中的“绿雪奇峰”了。在这里憩息片刻，下山再往北，至白水河畔，雪崖笔立，雪影斑驳，好似垂天巨帘缀着朵朵白梅，素雅而雄丽。河里的石头大都属于大理岩，纯白，水流就象乳浆滑腻，故称“白水”。涉过白水河，边走边看，绕过三大湾，便到黑水河边。这里的石头多系玄武岩，呈灰黑色，水流其上，幽暗清冽，故称“黑水”。依山临水，结有彝族小寨。登上寨后高坡而南眺，冰川如瀑，雪坑如簇，阳光直射而返照，宛如无数莲花形的银灯吐焰喷光，灼面夺目。这也是玉龙十二景之一，就叫“银灯炫焰”。翻过黑水坡，便迤邐而下，小车象一支箭，直射到北麓金沙江旁。溯江步行，绕至绝壁摩天的玉龙山西麓，就到了举世闻名的虎跳峡。玉龙山和哈巴山相向而峙，金沙江劈峡而来，“落涛和地卷，飞瀑憾天惊”！这是玉龙十

二景中最壮丽的一景：“金江劈流”。因为壁夹一线，江面奇窄，据传猎人伸手就能把弓箭递到对岸，猛虎轻易往还，故有“交弓处”、“虎跳峡”之称。从峡里看玉龙山，翠嶂环抱，苍崖环拱，雪峰仅露一痕，好象少女羞答答半遮其面，别有异趣。至此，我们游酣兴足，悠悠返回大具公社午餐。席间，有个老大爷告诉我们，游览雪山要到鸣音公社，那才过瘾哩！一听这话，我们先是一愣，旋即欢欣雀跃，立刻登车，顺着九弯十八拐的林区车路，一口气从海拔一千七百米的虎跳峡，驰上三千多米海拔的鸣音，攀上览雪亭故址，纵目骋怀：呵，十三峰齐刷刷列在面前，一览无遗，酷似一条矫健的巨龙，降自万里碧空，由北而南蜿蜒飞舞；而那即将西坠的一轮红日，恰象巨龙追逐、嬉戏的明珠！至此我们才明白，人们为什么称它为“玉龙”：它真是一条千秋不灭、万古生光的玉龙呀！

我们一边揩汗，一边观赏，慢慢地，关于玉龙山的种种神奇传说，象一缕轻丝袭进我的脑海。有个故事说，很远很远的北方有个魔王，知道金沙江里有黄金，派巨人哈巴来进犯，玉龙挺身而出，挥剑迎击，鏖战三昼夜，宝剑砍缺了十三柄，汗水沿着双脚流，化成白水、黑

水、三思水，终于把哈巴的头斩落江中。为了防范魔王，他高举十三柄宝剑，永远昂首屹立。这故事，把它刚强的性格、形象和盘托出了。还有另一传说更为感人：金沙姑娘出逃东去，父母叫玉龙、哈巴两兄弟去挡回。玉龙背十三柄剑，哈巴持十二张弓，抄小路到丽江守候。两人约法：轮流睡觉、守关，谁放过金沙姑娘，定要斩首。轮到玉龙睡，金沙姑娘来了，她用美妙的歌声使哈巴陶醉而酣睡，乘机夺关而去。玉龙醒来又气又悲，气的是哈巴失职，悲的是哈巴要掉头。他犹豫、思量，头也想白了，想到执法不能徇私，只得趁哈巴熟睡未醒，轻轻把头削下来，旋即把十三柄剑插在背上，转过头去痛哭，两行眼泪化为白水、黑水，涌流不竭。——莫道玉龙山只是无私、威严的化身，它也有感情的脉流呢！

翌日，我们轻装微服，来一次小型的登山运动，朝着玉龙山顶方向进发。从温热的山脚健步而上，半时许，便见高大的松、杉和矮旺的栗树，混交成林，苍郁动人。林涛声摇山撼谷，仿佛在拍掌欢迎我们。各种禽鸟飞来飞去，鸣声婉转，特别是长尾巴的雉鸡，不时飘掠而过，象拖着扫帚状光芒的流星，更惹人爱。林

间花卉繁多，几乎遍布每个角落。尤其以杜鹃花引人注目：花树或高或矮，花朵或硕或小，或含苞待放，或舒瓣盛开；或苍枝疏葩，或满树铺锦；猩红的象火团燃烧，粉、净白的，象无数白蝴蝶在迎风颤动翅膀……美极了，也香透了！置身其境，眼花撩乱，不禁停下步来，一头扑在花树上，采呀，嗅呀，差点儿沉溺在花海中！

依依惜别“玉龙大花园”，来到半山坡，云杉、红杉、冷杉等，各成林带，层序井然。有人调查，玉龙山有松柏、檀香等四百余种树木，以杉类首屈一指。杉林里空气潮润，凉爽如秋。草地松软，踩上去就象海绵。株株要数人合抱的大树，亭亭玉立，如撑天巨伞，浓荫蔽日。萝蔓交织，一挂挂“木流苏”悬垂树上，如珠帘，如长髯，真是一派“木材仓库”的特异景象。看到这，我们不禁高声谈笑：“这些唐宋元明的老家伙，白胡子都拖地了，什么时候才接出去开开眼界呀！”话声未落，忽然一声亮响，跳出一样动物，人家捏了一把汗：是狼？是熊？是豹？待一细看，原来是一只黄鹿。大家乐得高呼狂喊，倒使鹿子一惊，流星迅箭般蹦向密林深处去了。

愈往上，林愈稀，树愈矮。猛一抬头，恰巧碰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纳西老爹，披一件黑中掺白的羊毛披毡，背着篮，从雪山上下来。我敬他烟，他很高兴，立刻歇下背篮，自称“老和”，攀谈起来。他懂医道，是来挖草药的。据他说，玉龙山是“植物王国”，仅药草就有两百余种，出名的有贝母、虫草、三分三、雪山一枝蒿等。他把篮里的药草药根一一指给我们看，翻到篮底，露出一个四尺来长、有黑褐色鱼鳞状甲壳的动物，他得意地说，这是珍贵的穿山甲，被他逮住了。篮底还有几条巴掌大的“雪虫”在蠕动，说是可以做药，有降血压的功用。

赏玩了一阵穿山甲，喝了点水，啃了个冷馍，我们又继续攀登。到海拔三千七百米左右，见不到大树木了，呈现出高山草甸绒绣般的景色。上面散生着许许多多玲珑美丽叫不出名字的高山植物。值得佩服的是那些苔藓、地衣，紧贴崖壁，见缝扎根，迎着风雪顽强地生长着。看到它，自有一种无声的鼓舞。听老和介绍过，这里长有虫草，但它羞于见人，混迹在草芽尖中，不是有经验的人很难找到，倒是清早太阳刚出的时候，把头俯近地面，逆着阳光对草甸进行“扫瞄”，可以把虫草鉴别得清清楚楚。可

惜时已过午，我们无法实地试验一番。虫草难找，而银丝般的雪茶却很多，俯拾皆是，用它泡开水喝，甜凉中稍带一点苦，清热驱火。对于雪山的这一馈赠，我们也毫不客气，很快就拾满了一袋。

攀登越来越艰难了，我们流着大汗，吃力地相搀而行。爬呀爬呀，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终于爬上一个高坡。这以上便是漫无边际的冰雪世界，有典型的悬谷冰川，古代冰斗遗迹和壮观的流石滩，一幅瑰丽的图画扑入眼帘：冰峰高耸，冰塔丛立，雪簇如浪，雪谷幽深，一经金红色夕阳的渲染和满天晚霞的烘托，灼光溢彩，金碧交映，绚烂无比，简直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神妙绝尘的琳宫晶阙！在纳西族传统长诗《鲁般鲁饶》、《游悲》中描绘过的神奇世界“玉龙第三国”，今天确被我们看到了它的风采。抱憾的是，它近在咫尺，却远似天涯，冰崖光溜溜，雪谷布陷阱，此刻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容许我们去叩开它的大门。想到六十年代初攀上玉龙主峰的登山健儿们，顿生敬意。

当然，我们攀到这里也颇不易。海拔高，空气稀薄，使人眩晕、头痛，脸色发白、四肢没劲。脚上象坠石头，每攀登一步，非得歇下